



这些人来自中国的各个阶层,从事你可能想到的各种职业,政府官员、律师、企业家、小商贩、教师,以及无业游民和我这样的老学生,很可能也不乏作奸犯科者,就“回忆”展开讨论。很难想象,比我们在博士生课堂上的学术辩论还激烈。在讨论中浮出了众多关键词:

过去;历史;童年;乡村;乡土;民生;生命;城市化;生存压力;政治;改革;理想主义;我们这一代。

漫长的名单。他们,其实是我们的,多次触及了这些庞大的词汇。开始大家还是拿着“怀旧”的语调去各自回首往事,不论出身乡村还是城市,过去都像一帧泛黄的老照片,面对过去我们充满深情。

二

下午四时,舒莞屏一行五人登船。河道水汽蒸腾,两岸沉寂。船行不久,即传来野物呼号,掠过一群水鸟。憨儿站在舷窗前,叫道:“看哪!”一小群密密的黑鸟正站在一具巨大的兽躯上。骇人的吼声来自远野:“呜嗷啊啊吧呀!呜嗷天哪啊呀!我刹!我刹!”

天黑前抵达第一个驿栈,过夜换乘。下一程为陆路,五人分乘两辆骡车。原定傍晚抵达下一站,舒莞屏命车夫加鞭,直驶大营。颠簸的车上,舒莞屏想着不久前的经历,对冷大人心生叹服:他让自己与那位“铁嘴”面晤,为今日大事埋下伏笔,如有神算。

一路奔驰。不断穿过一些村落,或密或疏的小屋像一只只脱羽的哀鸟,在原野上苟延残喘。时值夏末秋初,正是万物茂长之期,一眼望去却只有苍凉。这里离大海稍远,屋子直接筑成泥顶。衣衫褴褛的人望着急驰的车子,一个个嘴巴大张。舒莞屏以前曾进入这些伏卧的小屋:空空如也,几乎没有木头家具,柜子用泥巴做成;屋角有一些山芋,泥灶上是发红的锈水;十几岁的男娃娃不能站起,因为光着下身。

星星出现了。车子放慢速度。憨儿说:“大人,大营想不到我们这么早赶到。”他送到了副统领,“他为了一女子与将军吵翻,幸有国师袒护。”“何事?”“多年前了,他们劫了一个黄县大户,副统领看上一个女子,正是老刀鱼范至将军相中的。”“你见过那个女子吗?”“嗯。甚是俊美。听说后来吞金而亡,可惜。”

舒莞屏想起了浪荡岛,那个岛屿也由范至将军管辖。“你见过这位将军?”他问憨儿。“见过。叼着一杆烟斗,长了一双眯眯眼。”

两辆骡车在午夜前驶入大营。卡哨看过牒令即着人速报。月亮升起,一幢幢草顶大屋沐浴

大家的语调仿佛不是在谈论已然发生过的真相,仿佛不是在追寻逝去的时光,而是在审美,像我们在博物馆欣赏与我们无关的旧照片。审美。就是这个词,我不知道大家在讨论时是否察觉了自己的这个心态。当“回忆”变成“怀旧”时,就已经在“审美”了。在这个喧嚣、慌乱、茫然的加速度一统天下的时代,能点上根烟聚在一起怀旧和审美,多少让我对我们这一代人有了一点信心:我们还有能够安静下来的时候。

不过,我也听到了弦外之音,那就是在怀旧与审美时,精神中隐匿的一种无力感;怀旧在一群而立的青年身上呈现出颓废的美。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好还是坏。即使大家对“回忆”深度掘进,因为触及了宏大的命题,比如民生、城市化、政治改革、理想主义等而情绪昂扬时,我依然感到了声音、情绪和面孔背后的虚弱、乏力和心有不甘,好像每个人头脑里和身上都缠了一团乱麻,头绪纷繁,我们没有能力理直气壮地把它理清。让我们试着探讨一下,别着急,一个一个说。

——比如历史。谁都有过去,所以谁都有历史,但不是谁都有可供无数次反刍的大历史。大历史,请原谅我在用一个词,我想谁也不能否认,每个人都有大历史的情结。波澜壮阔的时光,我们错过了,我们没赶上,我们为此遗憾一辈子。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有,60年代出生的人也有,到了70年代,气壮山河、山崩地裂、乾坤倒置的岁月都过去了,我

们听见了历史结束的袅袅余音。如果听不见就算了,可以心无挂碍,在无历史的历史中自由地昂首阔步;问题是我们听见了,那声音参与了我们的身心建设,像60后,被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集体主义规训了;区别在于,60后对这“革命”看得真切,而对我们来说,它只是幽灵,我们被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塑造了生活。60后与大历史的撕扯我们没有,他们看见过,切肤之痛过,顺从过也反抗过;我们只有牵连,但我们却获得了类似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,当我们伸出手,去握去推,手边只有虚无和空气。一个抽象的历史改变了我们,我们的过去是个无物之阵。这让我们的回忆只能是怀旧,对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深情地向往与批判;如果你认为这就是“审美”,那我们只能审美。

——理想主义。我想插一句,顺着这兄弟的话说。正因为和60后具有精神同构性,我们传承了理想主义。可能我们自己都不明白理想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,但我们,所以我们才像老人一样回忆,才去像“夕阳红”栏目那样怀旧。在比较和鉴别中寻找一个更适宜精神飞翔的东西,在我看来就是理想主义。为什么相对于更年轻的一代,我们缺少足够的现实感和物质感?可能,我们已经是一代人的理想主义者了。只有老人和理想主义者才会如此频繁地回忆。

——说得好,不过我倒想谈谈你所谓的现实感和物质感。我们缺这个吗?假如以现实感和物

质感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,我们都是富翁,但事实上,我们基本都是穷光蛋;就因为我们是穷光蛋,现实才逼迫我们比谁的怀里抱有的现实感和物质感都更多。成家立业,说的就该是我们这个年龄吧?上有老下开始有小,也是我们这个年龄吧?“雄关漫道真如铁,而今迈步从头越”,说的也是我们这一伙吧?高失业我们赶上了,金融危机我们赶上了,房价像火箭一样上天我们赶上了,哪天我们不在为现实和物质焦虑?简直是他妈的焦头烂额!别人我不知道,反正对现实和物质,我“感”得实在太深,深得快要人命了。对我来说,回忆是另一种形式的虚构,怀旧是可以自欺欺人的逃避。不怕大家笑话,我就是抱着这个目的进了咱们这个俱乐部的。在这里,我才能乐一乐。

——我很想谈一谈政治,谈一谈这个社会,可是谈了又有鸟用?咱们谁能使得上力气?老顾,你是政府官员,公务员,人民的公仆,你能使得上劲儿吗?你也不能。所以我不想谈了。但是我私下里会想,乱七八糟地胡思乱想。这是不是理想主义在作祟?算了,不管谁在捣鬼了。有两三年时间,我在看历史,看晚清一直到现在的历史,你当然可以认为我在怀旧,呵呵,怀到晚清怀得是有点太旧了。我就是想看看,世道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了现在。如果那一天李鸿章、慈禧、康梁、袁世凯或者孙中山走了另外一步棋,咱们在“回忆者俱乐部”里会回忆点啥呢?

(未完待续)

去老万玉家

○张炜(连载92)



清晖。副统领迎出来,喊着:“总教习大人啊,您的车马好生神速!”

因拗不过主人,舒莞屏只好坐在摆满碗碟和酒水的长案前。“在下知道大人要务在身,可无论如何也要痛饮一杯。”副统领热情烤人,舒莞屏只想早些结束。回到住处,舒莞屏发现这竟是一年前住过的屋子。屈指算来,再有一月零六天就是来沙堡岛一周年的日子。实在可叹,一场突如其来“北煞风”,竟让自己成为“总教习大人”。

去大草营约需一天,两节水路一节陆路。与副统领分手时,主人特意将一个多层食盒送到车上,里面是各色糕饼饮品。车夫抡起长鞭,舒莞屏施礼。“真是重情重义的一位大人。”他发出一声感慨。

船行三个时辰来到水驿,稍事休整继续向前。下一程就是那个大草营了。而今得知,那里的老山姆深得倚重,把持最大关卡:看似一处水疗地,实际是情资汇集、多方势力拉扯、交接军械火器的中枢,隐匿的线人、精明的掮客,皆往来于此。河东那座客栈是它的器官而已,类似者分布于半岛各处,就连烟台顺德饭店也不例外。令舒莞屏惊异的是,自己当年西行的第一天,已经在一双双眼睛的盯视之下了。

三

大草营的温泉好极了。憨儿

和武士被几位皮肤黧黑的女子领到池中,忍受倾盆大水和瘦薄脚丫的蹂躏,发出痛苦而欣悦的呼叫。舒莞屏由老山姆亲自招待,重叙旧谊。这位浑身赘肉的女人,开阔的脑门下是黑白分明的眼睛,眸子透出过人的豪气,一开口说话就挥动双手,巨乳抖动。她拍打舒莞屏肩部,重重一击让人浑身一震。他注意到,一年之后的老山姆变得更为爽朗、朴拙和自信,完全不像一个黑店老板。她叫他“贵公子”,有时也称“总教习大人”,透出同僚的率直和老友的亲昵:“知道吗?我从第一面就看出公子不凡。你那时就像一只双羽缩起的小鸭,惹人疼爱。我暗中护着你,伸开翅膀挡住所有凶险。你入了大池子就像白生生的面条儿,那些小母鸟向你搓呀踩呀,只不敢正眼看身上的开关。”舒莞屏脸上白一阵红一阵:“什么‘开关’?”“啊哈,啊哈!你的下边!”舒莞屏颈部热胀,发出一声:“嗤!”

他强转话题:战事,青州旗营,革命党,特别是即将深入的猢狲胆刘通将军的营区。他料定她所知甚多。果然,老山姆的嘴绷成了一条线,一对鼻孔扯拽得更加宽大:“啧啧,我见过不止一位革命党人。这些人脱下洋服也能辨识。”“为什么?”“哼也,他们一个个胸脯扁平,脸皮贴紧腮骨,哪怕饥肠辘辘,见了大鱼大肉也不会急疵疵的。不近女色,不沾烟酒。我见了这副酸臭模样就气不打一处来,故意放屁臭他们。他们眉也

不皱。”舒莞屏被她的粗俗逗得一笑,随即说起刘通属下两位副都统参与哗变的事:“此去河东,只想保那位革命党人不死。”老山姆磕牙叹气:“这就难了。公子为何要出这等馊力?”“他是我的朋友,准确点说,他的上司与舒府素有旧谊。”

老山姆捧起巨乳,这是她严肃虑事的一个习惯动作。过了一刻,她言道:“那个猢狲胆可是河东第一狠人。公子可知道马面鱼的吃法?那要剥了皮才能下锅。刘通将军这回一定要剥了那个小革命党人的皮。将军最恨暗中起事的人,这等于割他的命根子啊!公子有所不知,若不是抢先察觉,说不定刘通半夜就被人抹了脖子。这个革命党人的小嘴可真厉害!这张小嘴必须合上、缝死、铆上!将军就是这么做的,逮住当夜,就让人用缝麻袋的粗针把他的嘴缝上了。这个革命党人硬是不吭一声!天哪,这是什么人哪!”

舒莞屏两手紧握,涌汗。“整整缝住两天两夜,因为要留个活口,才拆下线绳。”老山姆叹一声,双手合在一起。舒莞屏恳求:“请您从中说和,留住这个人。如果您能转向,必是大用之人。这也是国师和大公的意思。”老山姆再次磕打牙齿:“那得走一步看一步。府上早就说给猢狲胆了,军营也就不再折磨那人。不过能不能活下来,就看他自己了。不过,凭公子的面子,这人心回意转说不定。公子手里握了他半条命啊!”

(未完待续)



○陈彦(连载46)

南归雁看安北斗弓弦上得有点硬,就说:“你是我老同学,这大的事,不靠你靠谁?”

“别给我戴二尺五,我已是经过几任领导的人了,高帽子一个比一个摞得高。我看你们当领导的,对老实人也就只能耍这点把戏。年终了给个奖状,披一绺绺红绸子,再戴个花,好了还发个洗脸盆、钢精锅啥的。真关系硬的,踢里倒腾,揪住头发直往上拔。我不需要这个。咱是凭良心干事。”说着,安北斗给自己倒了一大杯水,咕咚咕咚喝了个一干二净。

南归雁一笑说:“北斗,你就这样看我的?”他又倒了一杯,还是喝得咕咕直响,对南归雁的提问没有理睬。

“我才来多长时间,你安北斗不多帮着点?温如风目前就是镇上最大的隐患,直接影响了经济发展,我不靠你靠谁?”

他总算把水喝够了,无论在派出所何黑脸那里,还是在卫生院杨艳梅那里,连水都没混上一口,渴得嘴像胶粘着一样张不开。他发现南归雁给火盆旁还烤了两个红苕,也懒得请示,就拿起一个大的,剥皮吃了起来。烫得白眼直翻、脖子直扭歪,还是觉得香甜。

“你慢些,没人跟你抢,两个都是你的。”说着,南归雁进自己房里拿酒去了。

书记的办公室与大会议室是连着的。南归雁还顺手抓了一袋花生米和几袋太阳锅巴,还有密封包装的卤猪蹄:“来,我请你!”

“这从本质上跟发洗脸盆和钢精锅是一样的。”你这个庸人,咋变得这么不厚道了。过去在学校,你可是公认的福星哪,失恋的女生,都敢让你安北斗陪着走一夜,还朝你怀里钻着哭,说是安全……

“婊子踢我,就陪我走过半晚上,人家要跳河,我不搂住,让她跳去?”

“搂住很正常。搂一夜还很安全,这个不容易。末了都说谁跟你结交谁有福呢。如今咋变成这样了?”

“人善被人欺,马善被人骑。”

“谁欺负你了?”

“你!”

“好好,我欺负你了。那你可不盯温如风了,我另派人去。你给咱回来搞项目。”

“啥项目?”

“点亮工程!”

说着,南归雁朝沙盘一指。

安北斗一听说这个工程,就想发作,但还是忍住了。既然南归雁以老同学的姿态拿出酒,他就不客气地给自己倒了一大杯,给南也倒了一杯。他咕咚先干掉了一半。南归雁怕他一气喝完,给他发酒疯,急忙挡住说:“你慢点,酒我还有,今晚就是想跟你说话呢。”

“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?”

“看你说的,听假话干啥?”

“关于北斗镇点亮工程,我就给你两个字:胡闹!”

南归雁真是有点受不了老同学的刺激了:“你咋说这话呢?那么多专家都没你有学识?一个镇的干部都没你能干?镇班子集体决议,你一个安北斗凭啥就敢说是胡闹?”

“再问一句,听真话还是假话?”

南归雁没好气地说:“说,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。想干事就不怕反对派。”

“你先把咱弄成反对派,这是听意见的态度?”

“说吧说吧,我洗耳恭听!”

安北斗走到沙盘前说:“这沙盘,大概就是那一伙专家弄的,少说设计费也得好几万吧?”

南归雁眉头一皱,说:“花费合理不合理,有审计部门和纪委操心,你只说你的意见。”

“好好好,我想说的是,这帮人只图挣钱拿设计费、劳务费,根本不可能考虑地方上的实际情况和利益。别把他们看得太神秘,你让他们在北斗镇设计一个太空站他们都敢接活儿。只要给钱,他们会找出一百个理由,说太空站建在北斗镇比建在太空更节约成本,更能体现出地方政府领导发展经济的眼光和魄力。他们已不是我们过去在课本上学到的那些专家的人格品行,他们现在就是利益虫,比镇上卖豆腐、韭菜、胡萝卜的张二婶、杨二嫂更能斤斤计较,不过钱数有天壤之别而已。当知道你这一把手想干啥时,他们会千方百计利用那点知识,拼命讨好巴结,生怕论证不到位、不充分,使你产生动摇,而让他们煮熟的鸭子飞了。”

“安北斗,留点口德行不?专家里有的都是六七十岁的长者了。”

“对不起,因为我没有在这个点亮工程中看到任何长者的自尊和学识水准。”

“狂妄!”南归雁都拍桌子了。

(未完待续)